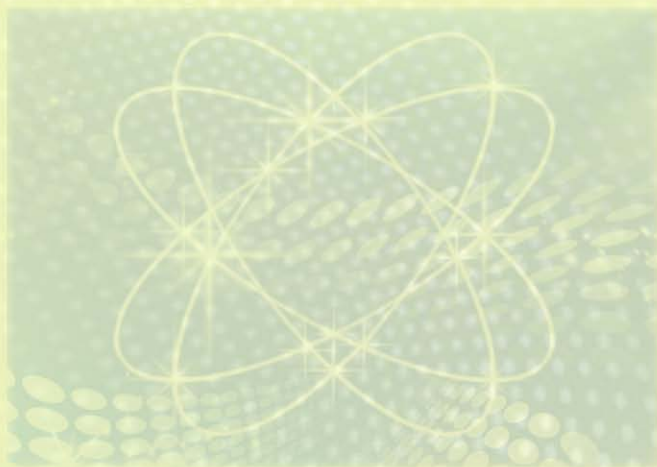


雨花香

〔清〕石成金 撰



导读

《雨花香》，原题《新刻扬州近事雨花香》，凡四十种。关于《雨花香》的刊本，研究者说法不一。或认为该本为雍正四年（1726）刊本。其根据就是袁载锡于雍正四年丙午所撰写的序言中有“兹观《雨花香》一编，并不谈往昔旧典，是将扬州近事，取其切实而明验者汇集四十种”之语；或认为该书刊刻于雍正十年（1732）之前。其理由是该本第一种《今觉楼》后附《惺斋十乐》，作者自云“年七十余岁”，即以石成金生年为顺治十六年（1660）来计算，七十岁已是雍正六年（1728），“若《惺斋十乐》并非重印时增入，则此书刊行至早在雍正七年（1729），不可能刊行于雍正四年”。又据此书二十七种《乩仙偈》所附的《往生奇逝传》，作于雍正十年（1732），且发现此篇的前一页与后一页，页码有所变动，“很显然，《往生奇逝传》是在此书已经刻完之后再插进去的，因此改动了页码”。由此可知，“刻本刊刻时间至迟当在雍正十年（1732）之前”。此书具体刊刻时间有争议，但根据诸家之说，可以断定，刊刻于雍正四年（1726）之后，雍正十年以前，当时无疑的。

关于此书的内容，是取扬州近事而成，意在开导常俗。著者在其卷首自叙中亦云：“将吾扬近时之实事，漫以通俗俚言纪录，若干悉眼前报应，须知警醒明通要法，即传寰宇。”全书共四十种，每种由一个故事或若干故事组成，其中有揭露贪官污吏的，有表彰济世救贫的，有鞭挞乱施淫威的，有描写忠孝仁义的，等等。作者又能根据某些事实，总结出一些警世格言，甚是令人深思，给人以启迪。

《雨花香》自叙

昔云光禅师于江宁城南，据江阜最高处设台，讲经说法，每日听者日常千余人。如欲涉世者，听讲而善愈进于善，虽有不善，亦悔改而从善；或有志出世者，闻此法心明性朗，其功胜于恒沙宝施。缘此而感召上天雨花异香远袭，后名其地为雨花台。游人登其巅，则江彩与林峦交相映带，大是奇观。自梁历今昭然耳目，垂诸不朽，予欣羨久矣。乃将吾扬近时之实事，漫以通俗俚言纪录，若干悉眼前报应，须知警醒明通要法，即传寰宇。凡暗昧人听之而可光明，奸贪刻毒人听之而顿改仁慈敦厚，若有忧愁苦恼之人，听讲而即得大快乐，或遇毁仙夸佛之辈，自闻谈说亦变虔信皈依。若夫出世之高哲任习净土，任专参悟，可照其功而证果位。是为善有如此善报，为恶有如此恶报，皆现在榜式，前车可鉴。种种事说，虽不敢上比云师之教济雨花，然而醒人之迷误，复人之天良，与云师之讲义微同，因妄以雨花香名兹集。

雍正四年二月花朝

石成金天基 撰写

序

夫人之立言，惟贵乎于世道人心有所裨益。若不切于纲常伦理修齐治平之学者，虽字字珠玑，篇篇锦绣，亦泊如也。余自乙巳秋，秉铎江都，月进诸生而课之，又凛遵新令，更以策论经史，相切庠序多士，固已向道矣。至于市井乡野，略读书与不读书之人，余不能一一萃而教之也。今有天基石子，为人长厚，每喜立言晓示愚蒙，撰刻甚夥。兹观雨花香一编，并不谈往昔旧典，是将扬州近事，取其切实而明验者汇集四十种，意在开导常俗，所以不为雅驯之语，而为浅俚之言。令读之者，无论贤愚，一闻即解。明见眼前之报应，如影随形，乃知祸福自召之义，一予一取，如赠答焉。神为之悚惧，心为之憬悟，志行顿然自新。若以此书遍布户晓，人各守分循良，普沾圣天子太平安乐之福，亦有补于名教不小，又何可计其言之雅驯浅俚也耶！因乐为之序，时在雍正岁次丙午仲春望日。

文林郎内阁中书，改授扬州府江都县儒学教谕，兼训导事年家眷，弟袁载锡拜题。

目 录

第一种	今觉楼.....	1
第二种	铁菱角.....	7
第三种	双鸾配.....	12
第四种	四命冤.....	19
第五种	倒肥鳧.....	27
第六种	洲老虎.....	30
第七种	自害自.....	35
第八种	人抬人.....	37
第九种	官业债.....	40
第十种	锦堂春.....	43
第十一种	牛丞相.....	50
第十二种	狗状元.....	52
第十三种	说蜣螂.....	54
第十四种	飞蝴蝶.....	56
第十五种	村中俏.....	58
第十六种	关外缘.....	61
第十七种	假都天.....	64
第十八种	真菩萨.....	67
第十九种	老作孽.....	70
第二十种	少知非.....	75
第二十一種	刻剥穷.....	81
第二十二种	宽厚富.....	83
第二十三种	斩刑厅.....	85
第二十四种	埋积贼.....	88
第二十五种	掷金杯.....	90
第二十六种	还玉佩.....	94
第二十七种	虬仙偈.....	98
第二十八种	亦佛歌.....	102
第二十九种	枉贪赃.....	107

第三十种	空为恶.....	110
第三十一种	三锭窟.....	112
第三十二种	一文碑.....	114
第三十三种	晦气船.....	116
第三十四种	魂灵带.....	118
第三十五种	得会银.....	120
第三十六种	失春酒.....	122
第三十七种	旌烈妻.....	124
第三十八种	刚淫妇.....	125
第三十九种	定死期.....	129
第四十种	出死期.....	131

第一种 今觉楼

世人要享快乐，只须在心念上领略，则随时随地俱享快乐，切莫在境界谋求，不独奢妄难遂，反多愁苦无休。试看陈画师，不过眼前小就，便日日享许多自在快乐之福。谁个不能，那个不会，读者须当悟此。

予尝诔二句曰：“福要人会享，会享就多福。”要知人若不会享福，虽有极好境界，即居胜蓬瀛，贵极元宰，怎奈他心中忧此虑彼，愁烦不了。视陈画师之小局实受，反不如也。人能安分享乐，病也少些，老也老得缓些，福也受得多些，寿也长些，陈画师即现在榜样也。

崇祯年间，扬州西门外有个高人，姓陈，名正，字益庵，生得丰姿潇洒，气宇轩昂，飘飘然有出尘之表。家甚淡薄，只一妻一子一仆，幸西山里有几亩旱田，出的粗稻，仅仅供食。这人读书不多，因看破人世虚幻，每日只图享乐，但他的乐处与世人富贵荣华、酒色财气的乐处不同。他日常说：“文人有四件雅事，最好的是琴棋书画。要知弹琴，虽极清韵，必须正襟危坐，心存宫商，指按挑剔，稍不留意，即失调矣。我是个放荡闲散的人，那里奈得！所以并不习学。又如着棋，高下对敌，筹运思维，最损精神。字若写得好，亲友的屏轴、斗方、扇条，应酬不了，且白求的多。我俱不为。四件之内，只有尾上的绘画一件，任随我的兴趣，某处要山就画山，某处要水就画水，某处要楼台树木，就画楼台树木。凡一切风云、人物、花鸟、器用，俱听我笔下成造。我所以专心学画，若画完一幅，自对玩赏，心旷神怡，赠与知音，彼亦快乐。”每喜唐白虎四句口号云：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

闲来画幅青山卖，不用人间作业钱。

陈画师因有了这个主意，除卖画之外，一应诗文自量自己，才疏学浅，总不撰作，落得心无星碍，只是专享闲乐之福，就在西门外高岗上，起盖了三间朝南小屋，安住家口。苑阔约四五丈，栽草花数种，如月季、野菊之类，并无牡丹、芍药之贵重的。周围土墙柴门。苑之东南上，起了一间小楼，楼下只可容三四人，一几四椅，中悬条画，几上除笔砚之外，堆列着旧书十余部，用的都是砂壶瓦盏。楼上起得更加细小，只可容二三人，设有棕榻小桌，四面推窗明朗。楼之南面，遥望镇江长山一带云树烟景。楼之北面，正对着虹桥法海、花柳林堤。楼东一望，各花园亭阁，高下参差。惟楼西都是荒坟荒冢。陈师坐此楼，自知往日之尘劳尽去，顿生觉悟，因题“今觉楼”三字匾，悬于下层，又诒一对联粘柱，时刻自醒兼以醒人。联云：觉性凡夫登佛位，乐心斗室胜仙都。

此联重在“乐觉”二字，所谓趣不在境也。楼之上层，曾有客登此楼西望，尽是高低坟墓，每云不乐。师因晓之曰：“昔康对山构一园亭，其地在北邙山麓，所见无非丘陇。客讯之曰：‘日对此景，令人何以为乐？’对山曰：‘日对此景，乃令人不敢不乐。’”我深敬服其所以起楼在荒冢旁，原是仿此。今每日目睹此累累者，皆是催我急急行乐，不容少缓也。因又诒一联，粘上层柱云：引我开怀山远近，催人行乐冢高低。

陈师自立规矩，每日上半日画些山水，卖得笔资，以为沽酒杂用。凡有求画之人，都在上半日相会。一到午后，便停笔不画，一应亲友，令小童俱答外出。却在楼上，任意颠狂笑傲。夏则北迎保障湖内，莲叶接天，荷花数里，或科头裸体，高卧榻上，或乘风透凉，斜倚栏边，世之炎暑，总不知也。冬则西岗一带，若遇有雪，宛如银妆玉琢，否则闭窗垂幕，炉烧 ，满室烘烘，世之寒冷总不知也。春

秋和暖，桃红柳绿，梧翠菊黄，更自快心。每日清晨向东遥望，瞳瞳朝气，生发欣然。每日午后，虹桥之画船箫鼓，恒舞酣歌，四时不绝。陈师曾遇异人，传授定慧功夫，静坐楼上。任意熟习，少有倦怠，或缓步以舒身体，或远眺以畅神思，或玩月之光华，或赏花之娇媚，或随意吟几首自在诗文，或信口唱几支无腔词曲，或对酒当歌，或谈禅说偈，种种闲乐，受用甚多。但陈师的性情，落落寡交，朋友最少，只有两人与师契厚，一个是种菜园的姓李，只因此人邻近不远，极重义气，所以时常来往。一个是方外僧人，诨名懒和尚，一切世事，俱不知晓，只喜默坐念佛，偶然说出一句话来，到有许多性理，所以时常来往。这两个人酒量甚小，会饮每人不过四五杯，就各酣然。陈师每常相会，也不奉揖，也不套话，也不谦上下，只一拱手，随便就坐。且这卖菜李老，并不衣帽，惟粗粗短衣草鞋，卖完了菜就到陈师楼上闲玩。若遇饮酒，就饮几杯，桌上放的不过午饭留下的便肴一二碟。这懒和尚不吃荤腥，只不戒酒，若是来时，不过腐干盐豆佐酒。隔几日卖菜的李老，也煎碗豆腐□□□和尚，到他家草屋里饮乐。因陈师的小楼在荒郊野外，忽一夜有六个强盗，点明火把，各执器械，打开陈师门，吓得陈师连叫大王，怜念贫穷，并无财物。众盗周围照看，并无铜锡物件，即好衣也无。正在搜劫，忽闻门外有多人呐喊捕捉，众盗慌张，既无财可劫，又听众声喊叫，一哄而散。原来是卖菜李老，在竹篱内探知盗至师室，因叫起众邻救援。陈师知道，感激不已。自后过了两个多月，又见一军官骑着马，带了三个家人捧着杯缎聘礼，口称北京来的某王爷闻师画法精妙，特来请师往京面会。礼拜之后，力辞不脱，陈师亦有允意，忽见懒和尚到来，同见礼后，向来说：“既承好意远来，屈先暂回，待僧人力劝陈师同去。”来人闻言，遂将礼物留下送别。这懒和尚拉陈师密说：“我等

世外高人，名利久忘，只图闲乐，何苦远到京都，甘受尘劳！可将妻子仆人，暂移乡村，只留我僧人将礼物璧回，推陈师得病，已另搬西山服药。”

陈师依计，次日来人见画师藏躲，因无罪过，遂而辞去。续后闻得聘到京都之人，俱遭罪辱，方信懒僧高见。陈师迟了几日，知京人已散，复又至小楼，仍旧安享闲乐，每常自撰四句偈咏云：

岗上高楼整日闲，白云飞去见青山。
达人专领惺惺趣，不放晴明空往还。

又常述大义禅师传授秘诀八句，普示人众云：

莫只忘形与死心，此个难医病最深。
直须提起吹毛利，要剖西来第一义。
瞪起眼睛剔起眉，反复看渠渠是谁。
若人静坐不施功，何年及第悟心空。

陈师后来老而康健，寿至九十六岁，无病而终。予曾亲见此老，强壮不衰，乃当代之高人，诚可敬可法也。陈师所生一子，承继父业，家传的画法，甚是精妙。其契友李菜、佣懒和尚，寿高俱至九十以外。总因与陈师熏陶染习而致也。惺？斋？十？乐

乐于知福

人能知福，即享许多大福，当常自想念。今幸生中国太平之世，兵戈不扰，又幸布衣蔬食，饱暖无灾，此福岂可轻看！反而思之，彼罹灾难困苦饥寒病痛者，何等凄楚，知通此理，即时时快乐矣。

乐于静恬

不必高堂大厦，虽茅檐斗室，若能凝神静坐，即是极大快乐。试看名强利锁，惊风骇浪，不知历无限苦楚。我今安然静怡性情，此乐不小。惟有喜动不喜静之人，虽有好居室，好闲时，才一坐下，即想事务奔忙，乃是生来辛苦之人，未知静恬滋味，又何必强与之言耶！

乐于读书

圣贤经书，举业文章，皆修齐治平之学。人不可不留心精研，以为报。国安民之资，但予自恨才疏学浅，年老七十余岁，且多病多忘，如何仍究心于此！尚欲何为乎？目今惟将快乐诗歌文词，如邵子、乐天、太白、放翁诸书，每日熟读吟咏，开畅心怀而已。

又将旧日读记之得意书文，从新诵理，恍与圣贤重相晤对，复领嘉训，乐何如耶！

乐于饮酒

予性喜饮酒，耐酒量甚小，每至四五杯，则熙熙，全体皆春，乐莫大焉。凡酒不可夜饮，亦不可过醉，不但昏沉不知其乐，且有伤脏腑也。

乐于赏花

观一切种植之花，须观其各有生生活泼之机，袅袅娇媚之态，不必限定牡丹、芍药之珍贵者。随便各种草本、木本之花，或有香、或有色、或有态度皆为妙品。但有遇即赏，切勿辜此秀色清芳也。

乐于玩月

凡有月时，将心中一切事务，尽行抛开，或持杯相对，或静坐清玩，或独自浩歌，或邀客同吟。此时心骨俱清，恍如濯魄水壶，置身广寒宫矣。此乐何极！想世人多值酣梦，听月自来自去，深可惜哉！

乐于观画

画以山水为最，可集名画几幅，不必繁多，只要入神妙品，但须赏鉴之人，细观画内有可居可游之地，心领神怡，将予幻身恍入画中，享乐无尽，不独沧海凄然，移我性情也！

乐于扫地

斋中扫地，不可委之僮仆，必须亲为。当摸箕执帚之时，即思此地非他，乃我之方寸地也。

此尘埃非他，乃我之沉昏俗垢也。一举手之劳，尘去垢除，顿还我本来清净面目矣。迨扫完静坐，自觉心地与斋地，俱皆清爽，何乐如之！

乐于狂歌

凡乐心词曲诗歌，熟读胸次，每当诵读之余，或饮至半酣之时，即信口狂歌，高低任意，不拘调，不按谱，惟觉我心胸开朗，乐自天来，真不知身在尘凡也。

乐于高卧

睡有三害：曰思，曰饱，曰风。盖睡而思虑，损神百倍。饭后即睡，停食病生。睡则腠理不密，风寒易入，大则中厥，小亦感冒。除此三害，日日时时，俱可享羲皇之乐，不拘昼夜，静卧榻上，任我转侧伸舒，但觉身心快乐，不减渊明之得意也。

第二种 铁菱角

积财富翁，只知昼夜盘算，一铢必较，家虽陈柴烂米，有人来求救济，即如剜肉。有人来募化做好事，若修桥补路之类，即如抽筋。且又自己甘受苦恼，不肯受用，都留为不肖子孙嫖赌浪费，甚至为有力势豪攫取肥橐，全不醒悟。观汪于门之事，极可警心。

家贫妄想受用，固是痴愚。若有财富翁，不肯受用，所谓好时光、好山水、好花鸟诗酒，都付虚度，岂非枉过一生！更为痴愚，诚可惜可怜。

曾有一后生姓汪，号于门，才十五岁，于万历年间，自徽州携祖遗的本银百余两，来扬投亲，为盐行伙计。这人颇有心机，性极鄙吝，真个是一钱不使、二钱不用，数米而食、秤柴而炊。未过十多年，另自赚有盐船三只，往来江西湖广贩卖。又过十多年，挣有粮食豆船五只，往来苏杭贩卖。这汪人，每夜只睡个三更，便想盘算，自己客座屏上粘一贴，大书云：一予本性愚蠢淡薄自守，一应亲友，凡来借贷，俱分厘不应，免赐开口。

予有寿日喜庆诸事，一应亲友，只可空手来贺，莫送礼物，或有不谅者，即坚送百回我决定不收。至于亲友，家有寿日喜庆诸事，我亦空手往贺，亦不送礼，庶可彼此省事。一凡冬时年节，俱不必踵贺，以免往返琐琐。

一凡请酒最费贲财，我既不设席款人，我亦不到人家叨扰，则两家不致徒费。一寒家衣帽布素，日用器物，自用尚且不符，凡诸亲友有来假借者，一概莫说。

愚人汪于门谨白

汪人生性吝啬，但有亲族朋友来求济助的，分厘不与，有来募做好事积德的，分厘不出。自己每常说：“人有冷时，我去热人，我有冷时，无人热我。”他自己置买许多市房，租与各人开店铺，收租银。他恐怕人挂欠他的房租，预先要人的押房银若干。租银十日一兑，不许过期，如拖欠就于押银内扣除，都立经帐，放在肚兜。每日早起，直忙到黑晚还提个灯笼各处讨租。有人劝他寻个主管相帮，他答道：“若请了主管，便要束，每年最少也得十多两银子，又每日三餐供给。他是外人，不好怠慢，吃了几日腐菜，少不得觅些荤腥与他解馋。遇个不会吃酒的还好，若是会吃酒的，过了十日五日，熬不过又未免讨杯酒来救渴，极少也得半斤四两酒奉承他。有这许多费用，所以不敢用人。宁可自己受些劳苦，况且银钱都由自手，我才放心。”他娶的妻子也是一般儿俭啬，分厘不用。一日时值寒冬，忽然天降大雪，早晨起来，看地下积有一尺多深，兀自飞扬不止，直落得门关户闭，路绝人稀。汪人向妻道：“今日这般大雪，房租等银是他们的造化，且宽迟这一日，我竟不去取讨，只算坐在家中吃本了，但天气这等寒冷，我和你也要一杯酒冲冲寒，莫失了财主的规矩。”妻道：“你方才愁的吃本，如今又要吃起酒来，岂不破坏了家私。”汪人道：“我原不动己财沽酒，我切切记得八月十五中秋，这一日间壁张大伯，请我赏月，我怕答席，因回他有誓在前不到人家叨扰，断不肯去。后来，他送了我一壶酒，再三要我收，勉强不过，我无奈何只得收了。我吩咐你到在瓦壶里，紧紧封好，前日冬至祭祖，用了一小半，还剩有一大半，教你依旧藏好，今日该取出来受用受用。”妻笑道：“不是你说，我竟忘了。”即时去取出这半壶酒来。

问丈夫道：“须得些炭火暖一暖方好饮。”汪人道：“酒性是热的，吃下肚子里自然会暖起来，何必又费甚么炭火。”妻只得斟一杯

冷酒送上，汪人也觉得寒冷，难于入口，尖着嘴慢慢的呷了一口，在口中焐温些吞下，将半杯转敬浑家。妻接下呷半口，嫌冷不吃了。汪人道：“享福不可太过，留些酒再饮罢。”他自裁的一顶毡帽，戴了十多年，破烂不堪，亦不买换。身上穿的一件青布素袍，非会客要紧事，亦不肯穿，每日只穿破布短袄，但是渐次家里人口众多，每日吃的粥饭都是粗糙红米，兼下麦。至于菜肴只拣最贱的菜蔬，价值五六厘十斤的老韭菜、老菹菜、老青菜之类下饭，或鱼或肉，一月尚不得一次，如此度日。还恨父母生这肚子会饥渴，要茶饭吃，生这身子会寒冷，要棉衣穿。他自己却同众人一样粗饭粗菜共食，怕人议论他吃偏食。就是吃饭时，他心中或想某处的盐船着某某人去坐押，或想某处的豆船叫某某人去同行，某处的银子怎的还不到，某处的货物因何还不来，某盐场我自己要盘查，某行铺我自己要看发，千愁万虑，一刻不得安宁。其时西门外有个陈画师，闻知汪人苦楚得可怜，因画一幅画提醒他。画的一只客船装些货袋，舱口坐了两个人，堤岸上纤夫牵船而行，画上题四句云：

船中人被利名牵，岸上人牵名利船。

江水滔滔流不尽，问君辛苦到何年。

将画送至汪人家内，过了三日，汪人封了一仪用拜匣盛了，着价同原画送还，说：“家爷多拜上陈爷，赐的画虽甚好，奈不得工夫领略，是以奉还。”价者依言送至陈楼。陈师开匣，看见一旧纸封袋，外写“微敬”二字，内觉厚重，因而拆开一看，原来是三层厚草纸包着的，内写“一星八折”。及看银子是八色潮银七分六厘。陈师仍旧封好，对来价说：“你主人既不收画，竟存下来，待我另赠他人。这送的厚礼太多了，我也用不起，亦不敢领，烦尊手带回，亦不另写回帖了。”价者听完即便持回。陈师自叹说：“我如此提醒，奈他痴迷不知，真为可怜。”这汪人因白送了八分银子就恼了半日，只待价者

回来，知道原银不收，方才喜欢。他的鄙吝辛苦的事极多，说也说不尽。

内中单说他心血苦积的银子竟有百万两，他却分为财、源、万、倍四字号四库，堆财到有这许多银子，时刻防间。他叫铁匠打造铁菱角。每个约重斤余，下三角，上一角，甚是尖利，如同刀、枪，俱用大箴箩盛着，自进大门天井到银库左右，每晚定更之。后即自己一箩一箩捧扛到各路库旁，尽撒满地，或人不知，误蹠着跌，鲜血淋漓，几丧性命。到五更之后，自己又用扫帚将铁菱角仍堆箩内，复又自捧堆空屋。虽大寒、大热、大风雨，俱不间隔。其所以不托子侄家人者，恐有歹人通同为奸。这汪人如此辛苦，邻人都知道，就将“铁菱角”三字起了他的浑名。一则因实有此事，收撤苦楚。二则言铁菱角世人不能咬动他些微。这汪人年纪四十余岁，因心血费尽，发竟白了，齿竟落了，形衰身老，如同七八十岁一般。到了崇祯末年，大清兵破了扬州城，奉御王令旨，久知汪铁菱家财甚富，先着大将军到他家搬运银子来，助济军饷。大将军领兵尚未到汪门，远远看见一人破衣破帽，跪于道旁，两手捧着黄册，顶在头上，口称：“顺民汪于门，迎接大将军献饷。”将军大喜，即接册细看，百万余两，分为财、源、万、倍四字号四库，因吩咐手下军官，即将令箭一枝，插于汪铁菱门首，又着百余兵把守保护，如有兵民擅动汪家一草一木者，即时斩首示众。汪人叩首感激，引路到库。着骡马将银装驮，自辰至午，络绎不绝。汪人看见搬空，心中痛苦，将脚连跳几跳，说：“我三十余年的心血积聚，不曾丝毫受用，谁知尽军饷之用！”长嚎数声，身子一倒，满口痰拥，不省人事，即时气绝。将军闻知，着收敛毕。其子孙家人见主人去世，将盐窝引目以及各粮食船只房屋家伙，尽行出卖，以供奢华浪费。不曾一年，竟至衣不充身，食不充口，祈

求诸亲族朋友救济，分厘不与，都回说：“人有冷时，我去热人，我有冷时，无人热我。”子孙闻知，抱愧空回。只想会奢华的人怎肯甘贫守淡！未久俱抑郁而死。此等痴愚不可不述，以醒世也。